

新詩組
優異獎

郭紹洋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個不起眼又常常處於不安的年青人。不怕走得比別人慢，只想看到更多；不怕旁人誤解，只想看清世界。愛詩，更愛生命，是以不懼風霜，只怕成長。

在西藏放牧 三首

進藏

如果說人生有甚麼必定要完成，進藏必是其一。

緊擁着皮囊
橫越了整片大陸
緊追着夕陽之去勢
只為上升
海拔和血壓

據說進藏會把頭炸開

因為 能看見過去的我
因為流淚 或笑
我見 早已變得沒有關係
天空 鑲嵌得貼貼服服
迤邐的山脊混作一團守候
自古繁衍的身軀
自古 詩人空待的目光

天
羊
湖
淨同一鏡
迷路的白雲散開了幾多清晨

一大群牛羊自顧汲水
且隨性地行走張望
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生存 怕是場不休的角力
勝方是你

負方是你

天葬

全都是我的，但無一為我所有，
無一為記憶所有，
只有在注視時屬於我。 ——〈旅行輓歌〉辛波絲卡

最後的夢留給最後的骨
最後的骨留給最後的餓……

滿天的鷹隼在瞞視
裹屍布的天色
茫
茫
堆疊的骷髏 空洞
無底的五孔擠滿着黑夜的秘密
所有失落的故事
在禿鷹飛臨之時就歸一了
一團鳥糞
一陣惡臭

這是最嚴肅的時刻

手中的手 胃中的胃
貪嗔癡恨愛惡慾都卸下了皮
他自己也未曾看得如此清晰
破開的頭 終於與天空接觸
積年的鄉愁 情人的小唇
竟同是殷紅色的
流瀉一地
半張的口 半張惶然的臉
如一尾忽然撈起的魚
驚愕的嘴
被啄食時燒起撲嗞撲嗞的爆裂與掙扎
骨頭 哪裏是骨頭？
堅持求生的妄念
早在經文聲中被敲碎

且混合成可食用的
藏粑 皚皚即如初降的雪

老鷹站在懸崖上打了一個飽嗝
以尖削的肋骨剔牙
恍如任何事從未發生
還是一直在發生
沒事沒事
只是一個響遍了千年的飽嗝
在山谷之間
徹夜回響 無心地
驚醒了遊人煦煦的夢
沒事沒事
其實你只是無法注視
死亡 被一口口地吞嚥
輕易得像啃下
一個放置很久的蘋果

於是最後的躁動
留給最後的石頭……

修福

等了三天三夜
終於等到你了……

在這荒涼的加烏拉山
我拿着編織成一大串的經文 這是我
唯一能給你的東西

我的全部

我的全部是賣予你的
包括丟了七歲的笑容
賁張的眼睛
可以再便宜一點的
半價 五塊
我看到老鷹也在捱餓
只有今夜的帳篷鼓脹起來
別走 別走

求你了 求你了 我都求你了
我會把您的名字
掛在山上最高最高的地方
以我手腳的繭
修你今生的福

不信佛嗎？
那很可能是騙人的局
這山口 只有你能救我了
我割肉 你拈花
請不要質疑我
我黝黑的臉上
早沾上永恆的風沙

等了三天三夜
終於等到你了
你的車子再次拖起
一夏
忘情黃沙

附識：於海拔五千多米的加烏拉山頂上遇見一青年，貌只10歲，在夏天靠遊客生意存錢，以禦嚴冬。交談後得知此子年已十六，已輟學，家有一妹，常居於山上待遊人經過。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在我最尊敬的詩人審閱下獲獎。參加這個比賽是意料之外的事，能獲獎，又當算是另一個意外了，忽然想到，原來人生中值得紀念的都是意外啊。我愛詩，特別在這個黑暗的時代，詩是唯一能讓我從現實世界裏砰然躍起的精神食糧，讓我能感到生命中確有一種詩性存在，來自生活，高於生活。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了，我喜歡自己的詩，我喜歡讓匆匆的一生在詩歌裏留下烙印，甚至發一點光。若能得到你的認同，當然最好了。謝謝。

必須補充一句：西藏太美了，是個能喚醒靈魂的地方，要去，也一定要再去。要謝謝妳。

“ 評審意見

焦桐先生

組詩，三首詩彼此獨立，也是一種無機結構。其中以第二首〈天葬〉寫得最好。

文字稍顯鬆懈，若能適度剪裁會更好。

”

2012年7月14日